

暮兰舟·著

大明
徐后传
DAMING
XUHOZHUAN

琴瑟和鸣，
患难相扶不惧凄风苦雨，
靖难之役，
巾帼挂帅镇守燕地城池。

徐后传

下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荣辱与君共
生死誓君同
再现靖难硝烟
难得帝王深情

暮兰舟荡气回肠历史巨制

描摹一代大明贤后

至刚至柔的传奇赞歌

完结篇



暮兰舟·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明·徐后传. 完结篇: 全2册 / 暮兰舟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1
ISBN 978-7-5594-2587-4

I. ①大… II. ①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2878号

书 名 大明·徐后传. 完结篇
作 者 暮兰舟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特约策划 张才旦
特约编辑 单诗杰 莫桃桃
统 筹 姚 丽
责任编辑 白 涵 刘洲原
封面绘图 山鬼-龍璋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天 缈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670毫米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587千字
印 张 33
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,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587-4
定 价 72.0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夺嫡 | 第六季

- | | | | |
|-----|--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003 | | 第一章 | 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 |
| 015 | | 第二章 | 睡奈藤抓住了裙钗线 |
| 028 | | 第三章 | 王妃难为 |
| 044 | | 第四章 | 内江四起 |
| 063 | | 第五章 | 夺嫡之争 |
| 077 | | 第六章 | 天下愚蠢第一，古今作死无双 |
| 087 | | 第七章 | 凤凰涅槃 |
| 097 | | 第八章 | 唇枪舌剑 |
| 104 | | 第九章 | 北境之王 |

靖难

第七季

- 115 | 第一章 凛冬将至
- 124 | 第二章 曹操的诗，李煜的命
- 144 | 第三章 何以为继
- 156 | 第四章 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
- 170 | 第五章 磨刀霍霍向皇叔
- 186 | 第六章 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
- 201 | 第七章 靖难之役
- 217 | 第八章 师行必克，但费两日
- 233 | 第九章 我的皇后

第六季
DAMING
XUHOZHUAN
夺嫡

· 第一章

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



洪武十三年，正月十五元宵节。

城隍庙会热闹非凡，今天也是京城城里城外各个县汇聚一堂赛观音的日子。几十个穿着白衣，披着白纱，手持玉瓶，柳枝洒水的“观世音”站在各自纸糊的莲花台上，由八个壮汉抬着，绕着城隍庙会游行。

赛观音类似民间的公开选美。佛教在中原大地经过几千年的世俗化之后，观世音这位大佛由男变女，由大汉变成美丽善良，禁欲而又象征生育的形象，符合世俗对女人的完美想象，成为最为接地气的神佛。

金陵正月十五白天赛观音，晚上赛花灯的传统由来已久，庙会赛观音时，往往人山人海，人们对各个观世音从扮相到眼神品头论足，其阵势比秦淮河青楼里选花魁热闹多了。

因代表着各县的脸面，观世音大多是各县选出来的良家美女，有时候实在没有相貌出挑，或者愿意抛头露面的女子，就凑钱请青楼的花魁娘子或者戏班的闺门旦等顶替出场。

观世音要美，还要美得出尘，没有烟火气。几个青楼女子扮演的观世音偶尔忍不住抛媚眼，露出风尘气，立刻被围观的百姓起哄，狼狈地逃下莲花台。

偶有围观的前朝元代的遗老遗少叹息：“这届观音不行。”“一代不如一代！”

就这样一圈圈地绕着城隍庙会游行，赞美，起哄，一轮轮淘汰比拼下来，到下午选了三个观世音开始最后的比拼。

三个观世音齐齐站在一面巨鼓改成的莲花台上，由十六个轿夫抬着，个个都白衣飘飘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云鬓峨峨，不食烟火，看似无情也动人，美得让人不忍亵渎，看得路人都呆滞了眼睛，痴痴地跟着莲花台走，不知该选哪个好。

“中间的观世音好看，那小腰细得风一吹就摆起来了。”

“观世音要端庄，风吹吹就抖，怕是莲花台都站不稳吧。我觉得左边那个好，一阵北风吹过去，端着玉瓶站在莲花台上纹丝不动，只有白纱在飘，这才是神仙呢。”

“咱们是赛的活观音，又不是庙里的泥胎神像，你管她们动不动呢，好看就行了。”

“好看就行？你当是青楼选花魁呢，不正经。”

话音刚落，又是一阵北风吹来，正月酷寒依旧，观世音们只穿着白纱裙，在寒风下瑟瑟发抖，身材最为窈窕，相貌最为精致的观世音立刻破功，忍不住打了个喷嚏，鼻涕眼泪齐流，当即被围观百姓哄下莲花台，痛失良机。

莲花台上，两个观世音开始最后的对决。左边的观世音本身是金陵风头正劲的闺门旦，经常在戏台上扮演观世音，她熟稔地绕着莲花台走了一圈，左手持瓶，右手拿着杨柳枝抛洒清水，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态，恍若观音出世。

众多捧闺门旦的戏迷争相挤到前面，大声叫嚷着：“观世音，观世音！”那些有幸被清水洒到脸的百姓个个都舍不得擦脸，好像被洒了神仙水一般。

右边的观世音也施展出绝招，只见其莲步微动，双足居然腾空了，好像壁画上的飞天神女，白纱裙的拖尾在北风中飘动，观世音如站在云端，稳稳地浮在莲花台的中央！

围观百姓先是沉默，而后大呼：“观世音显灵了！”当即居然有不少善男信女对着莲花台跪拜。

胜负已分。

败北的闺门旦观世音看见莲花台上横着一根细细的钢丝，这就是对手离奇飞天的真相，闺门旦输得心服口服。技多不压身，谁叫人家还会走钢丝呢，难道这个观世音是玩杂耍的？怎么没听过金陵有这号人物……

得胜的观世音独享莲花座，又绕着城隍庙一圈，接受百姓的欢呼，到了黄昏时方散。观世音在城隍庙一个偏僻的小屋里用布巾蘸着热水，擦去脸上的脂粉。

金陵城南的里长笑嘻嘻地递给她一个红封：“这是十五贯，赛观音得胜的赏

钱，你可算是为咱们城南争光了，以后谁还敢说咱们城南无美女。”

观世音打开红封瞧了瞧，一声冷哼，将红封摔在里长的老脸上，十五张簇新的大明宝钞飘落在地。

“城隍庙赛观音得胜的奖赏是三十贯钱，说好了你一半，我一半，咱们都得利，可是你竟然拿十五张宝钞敷衍我！皇上印了太多宝钞，这玩意儿根本不值钱，许多店铺根本不收大明宝钞，只认银子和铜钱，我拿十五张宝钞做什么？擦屁股都嫌太硬！”

为了填补亏空，洪武帝滥发大明宝钞，反正纸张和油墨来得比金银简单多了，由此宝钞变成了废纸。

听声音，观世音居然是个清秀的少年扮成的！

里长冷了脸：“一个外乡来的流民，给你十五贯宝钞就不错了，敢对老夫发火，还真当自己是观世音了？信不信老夫让你们这些高丽流民在城南混不下去？”

大明虽然已经建国，但是边关并不太平，不停地有流民南下。为了大明都城的安定，禁止流民在此停留，因此里长抓住了少年的把柄，敢用形同废纸的大明宝钞糊弄他。

少年反手抓住里长的衣领，狭长明亮的凤眼中迸出寒光：“你们大明有句俗话，叫‘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’，京城柴米贵，没有钱就活不下去，再不给钱，信不信我明日敲登闻鼓告你贪墨？”

观世音秒变凶罗刹。看着少年凶狠的眼神，里长打了个寒噤，从包袱里数出十五贯铜钱扔给少年。

少年将十五贯铜钱装进褡裢里，漂亮的凤眼中有了笑意，彬彬有礼地拱手道：“多谢，以后有这种好事别忘记找我。你拿一半，我拿一半，大家一起发财多好。涸泽而渔，终不能长久。”

少年脱下白纱裙，穿上短棉粗布，头戴遮着耳朵的狗皮帽子，双手在胸口交叉，拢在衣袖里取暖，弓腰缩背，四处张望，立刻融进了刚进城逛庙会看热闹的普通百姓里，谁都认不出他就是今年赛观音的胜出者。

他慢悠悠地踱步到了庙会的一个小摊前，买了两块热腾腾的糯米糕，一边吃着，一边往金陵城墙的方向走去。暮色朦胧，夜色也随之而来，街道灯火辉煌，快到赛花灯的时候了。

每年元宵节夜里，金陵都开宵禁，彻夜狂欢，各地的杂耍艺人也会聚在城里卖艺讨要赏钱，一伙高丽杂耍艺人在两棵树之间拉起一根麻绳，敲响锣鼓，吹起笙歌，凭借着声响吸引了百姓驻足观看。艺人戴上黑色面具，拿着一柄破扇，跳

到了麻绳之上，在半空中行走手指粗细的绳索上，如履平地。

杂耍艺人站在麻绳中间，随着鼓点的节奏旋转、跳跃，借着麻绳的反弹之力越跳越高，越跳越急，如飞鸟般灵巧，仿佛快要从高高的绳索上坠落，惊险刺激，围观的百姓纷纷欢呼。

少年扔给杂耍艺人一张椅子，艺人将椅子架在绳索上，摇摇晃晃地坐在上面，居然还能保持平衡。

艺人展开破扇，开始上演滑稽戏，装腔作势地说道：“我是北方一个小国的国主，那里是一个人参多得可以当面条吃的地方。你们别看我衣服穿得少，就因人参吃太多了，大正月天的也上火啊！”

围观百姓哄笑，有一个人叫道：“你说的是高丽国吧？那里盛产人参！”

艺人将破扇往手心一合：“你！就是你！知道得太多了！来人啦，砍掉他的头！”

围观百姓爆笑。

这时少年往肚子里塞了一个皮球，戴上一副白色面具，面具是个粉腮红唇的女人，少年一步三扭，挺着肚子大声叫唤：“大王！大王！我要生啦！哎哟，疼死我了。”

扮作国王的艺人在麻绳椅子上眯着眼睛打瞌睡，无所谓地说道：“爱妃啊，有事找丞相，无事退朝，不要打扰我睡觉！”

百姓哄笑。

爱妃捂着肚子四处翻滚：“丞相啊，情郎啊，我们的孩子要出世啦！”

一个穿着破官服的艺人匆匆跑来，扯开了爱妃的裤腰带，大声叫道：“用力，用力，孩子看到头了！啊——不，别生了，快憋回去，这孩子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被大王看见，我们一家三口都要被砍头的！”

众人爆笑。

爱妃痛苦地抬起头来，对着围观百姓说道：“想要看我生孩子的，打赏几个铜板，给我买老母鸡催奶！”

雨点的铜钱扔到了爱妃隆起的肚皮上，爱妃痛苦地呻吟着，终于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！长满络腮胡的艺人从爱妃胯下钻出来，大红肚兜外穿，还模仿婴儿的啼哭，颇为滑稽。

丞相兼情郎抱着个头比自己还大的儿子，愁眉苦脸地说道：“这可咋办呢？和我一模一样。”

围观百姓捧腹大笑。

爱妃跳上了麻绳，举着一个酒壶，妖娆地走近打瞌睡的国王：“我给大王生

了儿子，请大王满饮此杯。”

国王一饮而尽，继续睡觉。爱妃试了试国王的鼻息，惊慌失措：“哟，怎么喝了毒酒还不死？非要逼我使绝招！”

爱妃解开裤带，将屁股对着国王，只闻得扑哧一声，国王连人带椅子从麻绳上摔下来，被两个艺人接住，大声叫道：“国王驾崩啦！”

国王被一个屁给崩死了，围观百姓嬉笑不止，赏钱哗啦啦扔了一地。

爱妃和丞相将穿着红布兜兜的儿子抬上椅子，放到麻绳上，继续上演着新王登基，铲除异己，陷害忠良的闹剧，用一场场荒诞离奇的滑稽剧，讲述了一个个血淋淋的故事。

朱高炽骑在徐增寿的脖子上看滑稽戏，八岁的男童犹如一尊铁塔似的，累得徐增寿满头满脸的汗。

徐增寿说道：“好外甥，你下来自己走好不好？你就是雷峰塔，舅舅就是那苦命的白蛇，被你压在下面不得翻身啊！”

徐增寿当了舅舅，依然不正经，像个顽童。

骑在舅舅脖子上视野开阔，繁华热闹的夜市一览无余，朱高炽正值玩性最大的时候，当然不肯下来，他讨好似的将吃剩的半根羊肉串塞到徐增寿嘴里：“舅舅吃肉，吃饱了就有力气了。”

徐增寿溺爱大外甥，连命都肯豁出去，一来是因朱高炽和他长得相似，二来是朱高炽嘴巴甜，会哄人。

啃了半根羊肉串，徐增寿就像吃了唐僧肉似的，立刻精神焕发。

朱高炽看着像只鸟儿似的在半空跳跃飞翔的高丽杂耍艺人，看入迷了，徐增寿只顾着擦油汗，没想到在绳索上舞蹈的宠妃突然落进了人群中，正好压在了徐增寿身边的看客身上。

徐增寿转身，看见戴着宠妃面具的艺人从看客身上摸出一个钱袋和一张象牙牌。

骑在徐增寿脖子上的朱高炽惊呼：“舅舅，这是你的钱袋和令牌呢。”

徐增寿的令牌是可以通行宫廷的锦衣卫千户象牙牌，一旦丢失，或者这个令牌落入了歹人手里，歹人混入皇宫，后果不堪设想！

扮作宠妃的滑稽戏艺人将东西还给徐增寿：“老早就看见这小贼跟着你们了，抱着孩子出来要小心点，这里有专门拐孩子的人贩子。”

丢了东西事小，丢了外甥就麻烦了，脖子上骑着的胖小子可是燕王世子呢。

徐增寿道了谢，艺人继续跳到麻绳上演戏，脖子上的朱高炽却顺着舅舅的肩膀滑了下来。徐增寿还以为外甥终于知道心疼舅舅了，朱高炽却对着身后的人讨

好地叫了一声：“母亲。”

妙仪穿着男装，板着脸教训儿子：“刚吃了晚饭，又偷吃零嘴了？”

“他没有。”徐增寿挺身而出，给外甥背锅，“都是我吃的。”

“今晚有事，改天再找你们算账。”妙仪抹去儿子唇边的油迹，说道，“弟弟，你先把炆儿抱走。”

甥舅二人刚刚离开，妙仪举起右手放出暗号，蓦地，一群戎装骑兵将高丽滑稽戏艺人齐齐围捕。

围观百姓以为朝廷驱散流民，没有多想，一哄而散。

高丽滑稽戏艺人被套上麻袋扔进马车中，也不知在马车上颠簸了多久，终于重见天日，却身在一处密室，并没有被当作流民驱逐出京。

“你们来自高丽国，整天在城隍庙唱戏。”妙仪用折扇托起扮演宠妃的少年的下巴，“好一个赛观音，你胆子很大嘛。你来说一说，这出滑稽戏是胡诌戏说，还是暗讽高丽朝局？”

妙仪是燕王妃，藩国燕地和高丽国接壤，高丽国朝局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燕地子民的安全，这出滑稽戏别人看的是热闹，她看的是门道。

少年并无惧色，笑道：“若不如此，如何引得燕王妃的注意？”

少年慧眼识人，妙仪有些意外。

“方才看见王妃弟弟徐增寿的腰牌，又听见骑在他脖子上的男童叫他舅舅，因此草民推断出了王妃的身份。”少年跪地说道，“草民是来上京告御状的，高丽新国王混淆王室血脉，求燕王妃主持公道！”

原来每天在城隍庙上演的滑稽戏，居然真实发生在高丽国。

洪武帝刚册封没几年的高丽国国王是假货，是宠臣和宠妃通奸生的孩子，并非高丽王室血脉。

王，是高丽的国姓。高丽一直是中原的附属国，以前臣服于元朝，前任高丽国国王叫作王颙，王颙为了夺位，甚至取了一个蒙古名字，叫作伯颜帖木儿。同时元朝为了控制高丽国，将拥有黄金家族血统的承懿公主——元顺宗之子魏王阿不哥的女儿嫁给了王颙，支持王颙政变，将他扶持为新的高丽王，承懿公主成为高丽国王妃。

但是这位拥有黄金家族高贵血统的高丽王妃最终死于难产，没有生下子嗣，被元朝追封为鲁国大长公主。元朝也不容许高丽王册封其他女子为高丽王妃，所以高丽王后来的子嗣都是庶出。

大明建国，道衍出使高丽，高丽王王颙和元朝断交，改认了大明为宗主国，递交国书，从此接受大明的册封。去年王颙死于叛乱，被部下所杀，儿子王禕成

功登基，成为新的高丽王。

但是据这位声称来京城告御状的少年所言，王禕并非王顓的儿子，乃是宠臣辛旽和宠妃通奸所生。王禕继位之后，为了掩饰丑闻，暴戾好杀，无恶不作，残害忠良。

少年是户部金侍郎之子，金家惨遭灭门，姐姐被罚没入了教坊，成为官妓；他被阉割，成了官奴。

说到这里，扮作宠妃的少年泣不成声：“草民以前叫作金海寿，惨遭腐刑后成了无根之人，愧对祖先的姓氏，如今叫作海寿。这些人以前是草民的家丁，他们忠心耿耿，将草民从矿场里救出来，逃到了大明，以卖艺为生，来京城告御状。”

妙仪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何不去敲登闻鼓，击鼓鸣冤？”

海寿说道：“草民来京城时，皇上已经册封了王禕为高丽国王。草民若莽撞为之，八成会被当作疯子赶走，草民一直在寻找机会，期望能通过燕王妃直达圣听，揭露王禕的真实身份。”

妙仪暗道：好个俊俏勇敢的少年，可惜是个阉人，前途尽毁。

心中虽如此想，妙仪却说道：“就凭你一人之言，说新册封的高丽王身份有疑，别说皇上不信，就连我也不敢轻易相信。”

海寿跪地磕头，说道：“涉及军国大事，草民岂敢信口雌黄？燕王妃尽可以派人去高丽国查证。”

放眼京城，谁最了解高丽国？妙仪决定请教义父道衍。

天界寺。

昔日出使过高丽的道衍娓娓道来：“这个辛旽和我一样，都是僧人，通晓佛法和儒家典籍，也是高丽国王最信任的宠臣，对他言听计从。我出使高丽国时，辛旽全程陪同，是个有才能的人物。但辛旽是否和国王的宠妃有染，生下王禕，我就不清楚了。高丽国朝局直接影响燕地边关，你必须亲自派人去高丽国查证此事。”

请教义父道衍也无法解开难题，妙仪揉了揉太阳穴，疲倦地靠在椅背上。

道衍有些心疼女儿：“燕王出征一年多了，还没有回来的消息？”

大明的皇子们都已成家立业，正当壮年，朝中天天都叫嚷着亲王们该去藩地就藩了。洪武帝一来为了考验儿子们，二来为了对付北元，命实力最强的二皇子秦王朱棣、四皇子燕王朱棣分别率领两支大军北伐。

这是朱棣有史以来遇到的最大考验，这一仗异常关键，关系着未来洪武帝对儿子的信心。朱棣率领北伐军在草原、大漠之间穿梭，已有一年多没回家了。

妙仪出身将门，深知这场战争的重要，并不贪恋儿女情长，亲自为丈夫打理了足够的伤药和衣物，在去年送走了朱棣和北伐军。

燕王府里里外外由妙仪一人支撑，她喝了一杯茶，重新打起精神：“朱棣不在，不是还有义父帮我嘛——义父，皇上已经正式册封了王禕为新的高丽国王，我该不该将此事禀报给皇上知晓？如果这个叫作海寿的高丽人说法属实，高丽王就犯了欺君之罪，大明要出兵讨伐。”

道衍摇头：“还不到时机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道衍反问：“如今大明以举国之力，支持秦王和燕王征战漠北，你觉得大明还有余力征伐高丽国吗？”

妙仪觉得义父说得极有道理，如果捅破了这层窗户纸，又没有能力征讨高丽国，对骄傲的洪武帝而言，是极其丢脸的事情。

道衍高瞻远瞩，且工于心计，建议道：“有些时候，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尤其是政治，没有什么非黑即白。只要燕地保持和平，谁当高丽国国王，甚至国王的血统是否纯正都不重要。你和燕王迟早要去北平就藩，你需要的是一个亲近燕王府的高丽国国王。”

妙仪眼睛一亮，义父考虑得长远，大明和高丽国的关系，其实就是燕地和高丽国的关系：“您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现在的高丽国王不听话，我们可以扶植一个新国王？”

“孺子可教也。燕王府比大明朝廷更加需要掌握对高丽国的主动权，提前布局。”道衍说道，“你现在除了要派人去高丽国查清真相，更重要的是物色愿意亲近燕王府的新国王人选。那群流浪在大明的高丽人，就是你的耳目。”

于是妙仪将海寿等人留在燕王府，海寿看到了复仇的希望，他是阉人，主动请求在燕王府当差。海寿出身高丽两班贵族，懂得礼仪，精通汉字和各种典籍，相貌又出众，深得燕王府大管家马三保的器重，成为其左右手，暗中训练探子，潜往高丽。

深夜，妙仪回到燕王府，去西厢房看了两个女儿，分别是五岁的永安郡主和三岁的永平郡主。

看着女儿们天真可爱的睡颜，妙仪心中的孤寂顿时消失了，她吻了吻两个女儿，吹灭了蜡烛，吩咐值夜的奶娘：“你们晚上睡得警醒些，大郡主晚上睡觉好动，总是踢被子，小心着凉。子夜把小郡主叫起来起夜，她今晚贪食，喝了两碗酒酿桂花小汤圆，怕是要尿床。”

奶娘应下。

妙仪回到正房，侍女伺候她沐浴更衣，妙仪问道：“王爷有没有家书捎回来？”

侍女说道：“尚无。”

明知是这个答案，妙仪总是习惯性地问一句，好像只要多问一句，就有一线希望似的。

更衣完毕，妙仪换上寝衣，马三保进来说道：“中山王府派人来说，徐二爷今晚把小世子留在瞻园了，明日送回来。”

徐达去世后，洪武帝追封其为中山王，所以魏国公府通常被尊称为中山王府。徐增寿和小外甥朱高炽十分投缘，总是没大没小地一起疯玩。

八岁的小男孩，正是最调皮的时候。没有亲娘的约束，朱高炽在舅舅家肯定比在燕王府玩得开心，乐不思蜀。何况妙仪今晚在城隍庙警告“改日找你们算账”，吓得朱高炽不敢回燕王府。

妙仪早有所料，命人传话给儿子：“叫他别玩太野了，后天要进宫去大本堂读书，皇爷爷要亲自考验他功课。”

女儿睡了，儿子不在家，妙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披衣到了书房，给朱棣写信。

无非是儿女们平日的一些趣事，很快写满了几张纸，写完后放进信封，随手扔进抽屉。里头已经挤满了这种随手写成的信件，快要合不拢抽屉了。

因漠北环境险恶，朱棣的北伐军行踪不定，写了信也没法送过去，妙仪的家书纯属自娱自乐，等朱棣回来一股脑地给他看。成婚以来，两人聚少离多，朱棣几乎常年在外出戍边或者征战，妙仪希望他能看到儿女的成长。

次日一早，妙仪带着两个女儿进宫给帝后请安。皇室这些年开枝散叶，人丁兴旺，马皇后的坤宁宫入眼处皆是盛装的王妃，还有满地跑的小郡王、小郡主。

永安郡主和永平郡主正值天真无邪的年纪，马皇后很喜欢她们的童言童语，留在身边说话。胡善围命宫人端了点心，两个小女孩别的都不要，专吃酥油泡螺。

秦王府侧妃邓铭自以为趣地说道：“女儿随母，一点都错不了，连口味都是一样的。我记得燕王妃最喜欢吃这个，是不是？”

在场的都是亲王妃，自持正室的身份，没有任何人接邓铭这个侧室的话茬。邓铭的脸红一阵白一阵，咬牙借口宽衣离开了。

出了坤宁宫，邓铭在路上遇到了东宫的吕侧妃，论品级，两个侧妃是一样的，但是吕侧妃年长，所以邓铭让出了道路，请吕侧妃先行。

谁知吕侧妃停下脚步，亲热地挽着邓铭的手：“难得见你进宫，走，去东宫

坐一坐。”

邓铭有些意外，她出身武将之家，而吕侧妃出身文官世家，平日两人的性格爱好都不同，只是面子情。今日吕侧妃对她如此热情，好像两人十分熟络似的，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

正思忖着，两位侧妃进了东宫，一路上宫人对吕侧妃恭恭敬敬的。看到吕侧妃气定神闲的样子，邓铭心里顿生嫉妒之心，同样是侧妃，东宫视吕侧妃为女主人，风光无限，是无冕的太子妃；而她……她这几年一直带着孩子们在别院生活，从不踏入秦王府半步，就是不想让孩子们认那个北元蛮女为母。

每个月初一、十五，还有过节的时候，秦王朱棣会做做样子，回秦王府住一晚，其余时间都在别院陪着邓铭和孩子们。

可是别院再好再温馨，怎么比得过正儿八经的王府？王音奴这个贱人一直不肯死，霸占着秦王妃的位置。

在自家地盘上，吕侧妃明显放松了许多，看似随意地问道：“今天邓侧妃带着孩子们进宫请安，中午皇后娘娘要赐宴，你怎么提前走了？”

邓侧妃飞扬跋扈惯了，并不把吕侧妃放在眼里，直言反问道：“今日既然有午宴，皇后娘娘可曾叫了吕侧妃赴宴？东宫离坤宁宫并不远哪。”

吕侧妃很少参加这种皇室宴会，因为她是侧室，品级比亲王妃低，可她又是一把年纪了，怎么好意思坐在那些才十几岁的王妃的下首？

东宫实际的女主人是吕侧妃，出了东宫，她为人处世极为低调，从来不会凑过去自取尴尬。

吕侧妃城府极深，被当面打脸，居然还笑得出来：“邓侧妃是个爽快人，我很喜欢你的性子，咱们同是侧妃，同病相怜，谁都不嫌弃谁，以后我下了帖子，你经常来东宫玩。”

无事献殷勤！邓铭心生警惕：“有事就说，别遮遮掩掩的。她们都喜欢拍燕王妃的马屁，看燕王妃的眼色行事，吕侧妃没事烧我这个冷灶做什么？”

吕侧妃听出了邓铭的酸意，她喝着冬茶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其实论理，燕王妃是四皇子的媳妇，轮不到她摆谱。但老二的秦王妃是和亲的北元郡主，她基本不露面；老三的晋王妃是个没福的，生了世子就走了。这皇室二十个王妃，燕王妃泼辣率直，最得皇后娘娘喜欢。代王妃和安王妃是妙仪的妯娌，她们徐家三姐妹是亲姊妹，是嫂子，也是姐姐。燕王妃说东，这两个王妃从不说西，其他王妃人云亦云，时间长了，皇室这些王妃当然以燕王妃马首是瞻。燕王妃虽然排行老四，俨然一副长媳的派头，许多人都奉承她。”

邓铭冷哼道：“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！”